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七十一回 吐真情妖人誘賢婦 傳邪術平地起風雲

卻說誠夫聽了春瑛說了夢境的情形，一霎時，面孔變色，雙目直瞪。春瑛一張粉臉，本來貼住他的臉龐，這時突然覺得冰冷，宛如附在鋼鐵上面一般。這一下子，把個春瑛駭得真個動彈不得，只把他牢牢地抱住，不住口地喊著。喚了一會兒，誠夫忽然冷笑一聲，口中說出一句嚇煞春瑛的話來。他說：「哦，原來是東華老兒要來和我為難，又派這小孩子來尋我的事。他也未免忒瞧不起我老蛟了。」只這一言，倒把春瑛驚得反而放開雙手，自己陡然坐直了身子，睜大了兩粒秋水波光的愁眼，向著誠夫，從頭到腹，除了瞧不見的部分之外，下勁兒打量了一會兒。老蛟這才覺得自己失言，慌忙裝出一臉笑容，對春瑛說道：「告訴你吧，這是嚇你玩的。誰叫你把這等杳渺恍惚的夢境來恐嚇人家，難道只許你嚇我，就不許我回敬你一下？你瞧你瞧，瞧你自己是什麼情形。難道真個把夢當真。把我當作什麼罪大惡極，上天不容的元凶麼？說句老實話，我可沒有那麼大的身份，更沒有那樣深的資格。虧你也算個聰明人兒，這等毫無憑據無理由的妖夢，也會當作一件了不得的大事，大清早兒和人家瞎纏不清。哈哈，這可從哪兒說起呀？」春瑛見他說話的情形很不自然，明知他是故意掩飾之詞，卻由他如此遮遮掩掩，越發顯出他鬼鬼祟祟的情狀來。因想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將昨日求籤的事情告訴了他，看他再用什麼話來支吾，再看他的神色態度是何等情狀。若能從此探出真話，彼此一體之親，情好敦篤，如果沒有什麼大罪，或許為了前生孽債，大家也好早早準備，到城隍廟中還還願心，做些功德，未嘗不可消去罪愆。要是他真個負有彌天大罪，不能仰邀天佑，那麼，自己也預定主見，或與同死生，或和兒女到別處去存身，總比永久悶在心裡好些。定下主意，竟自絕不遲疑地，把他從前如何顯形，以至昨兒求籤不著，連得三次白籤，並夢中的情況，一一對他說了。問他究竟做過什麼壞事，問了幾句，誠夫只是仰天冷笑，一言不答。等春瑛問完了話，方轉問一句：「假如我真個罪大惡極，久稽天討，如今卻該惡貫滿盈，生命將要不保。那麼，你是我的愛妻，平時愛情又如此深厚。請問賢妻，你將怎麼對待我？」春瑛料不到他有此一問，不覺略略遲疑。

誠夫又接續說道：「又如我本無罪，人家因門戶派別之見，硬說我是罪人，竟要置我於死地。請問賢妻，又將如何對待我？」春瑛聽至此處，不覺脫口而出道：「那不消說，我一定要助你共同抵抗敵人。如果不幸，你被人家所害，我必率領子女們替你報仇雪恨，至死無怨。」誠夫聽了，一躍而起，跨下牀來，向著春瑛長揖道：「願賢妻勿忘今日之言。我今把過去的事情和我的出身來歷，一一說給你聽。你的滿腹疑團，從此也可以冰消瓦解了。」春瑛一面還禮，一面穿好衣服，夫妻倆並坐牀沿。誠夫歎息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如今的世界，休說凡間陽世沒有公道，就是世界上天帝神仙，也完全成為一班勢利團體。我們不幸，生在這等世上，和一班勢利人混在一處，怪不得要弄得到處風波了。賢妻，我今天老實告訴你，你卻莫要吃驚。我雖然和你做了這許多年的夫妻，又生下這班孩子，而且今天此刻，還和你肩並肩兒，坐在牀上談天，一切起居情形，自然與賢妻你一般，是一個凡人。實實在在卻不是這麼一回事兒。說句爽快話，我並不是凡人，不是和你一樣的是這世上的人，乃是西海中一條金龍修煉萬年的法體呀。」說了這句，回頭瞧瞧春瑛的神色。

春瑛聽了這話，自然驚奇得無可名狀。還喜他腦子中間，老早就得有許多兆徵，心中本來就懷疑他這個人和平常人有些不同，因此還把驚駭的成分，減少了一大半，不致於神魂飛越，支持不定的地步。而且此時既然答應了和誠夫共生死，又自己要求他說出真情來，更不得不格外表示出鎮定的樣子來。話雖如此，誠夫卻已瞧出他的面色慘白，渾身顫動，確是三分驚恐的情形，當即和顏一笑，安慰他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別怕。我現在不是仍舊和你一般的凡人麼？大凡人生世上，都有一個來歷：或係畜類投胎，或是仙神謫貶。安知妹妹前生不是什麼星宿鬼神轉生而來呢？不過妹妹是不能自知的。我敢有生至今不曾死過一次，不能說是輪回，只能算是變化，而且可以不死罷了。究其實，妹妹現是得了我的氣質，和我也相差不遠，但加修煉之功，可以到萬劫不死的地步。這可是人家求之不得的機緣。妹妹已於無心中得之，真算得你的大幸，更說不上畏懼驚恐也。」

春瑛聽說自己也可成仙，雖然半信半疑，究竟喜多懼少，便把頭點了點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我夫妻如此久長，為何瞞到如今，不曾吐出一個字呢？」誠夫道：「我何嘗不想早對你說明，也好勸你早早用功，早成正覺。只因那天無意之中顯現真形，將岳母嚇死，深恐一經說穿，妹妹你必懷殺母之仇。縱不如何為難，心中終有多少不快。豈非修煉難成，白白傷了情感麼？」春瑛聽了，又點點頭說道：「既然是事出無心，我也何能相仇？但你既是仙人，為什麼又和我這凡女結婚呢？」

誠夫笑道：「那個非你所知。修道之行，千變萬化，有一輩子不許近女色的；也有倚賴男女交合，調劑陰陽，備為煉丹之用的。我就是屬於後面一類的魔教中的人。但凡曾經結婚的女子，必屬生有仙緣之人。如能精一修持，久久也必成仙。所以我輩娶妻，不是胡亂找個凡人，就可配的。若是這人並無仙緣，是個完全塵俗之體，一經交合，於他果然有益，於我反而有損。也有貪圖淫欲的人，隨便配個毫無仙氣的女子，相聚數年，不但沒有好處，反把自己的精氣流完，因而墮落凡間，永無成仙之望，反有歷劫之虞。這等事情，也是常有的。所以修道之人，真是萬分不易。往往修煉千年，結果逃不出一個色字關頭。你想危險不危險哪？」

春瑛倒笑了笑，說道：「既然這麼說，你自己也不留心些兒，別貪戀愛情，弄得萬年功行一旦消滅呀。」誠夫笑道：「這倒不怕。我們最恨的就是天道不公，太把人欺侮得厲害。據你夢中所見情形，和那個什麼鍾離權告訴你的話，可見他們實在是把我誅戮之心。」春瑛聽了，又驚惶起來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是我想夢說終是無憑，或者不致實現出來吧。」誠夫冷冷地說道：「不，不，據他說的，我屢次脫逃天誅。這話實在是有的。因為他們幾次三番和我教為難。而我這人呢，偏偏又是教主手下頭等人才，第一大弟子。他們所最恨最忌的，除了教主外，就得輪到我了。他們因此曾用種種方法來收伏我，本來在道教中，也沒有幾人可以和我相抗。只因那年在淮海村中，那邊來了許多仙人，都被我戰敗得七零八落，四處逃生。他們沒了法子，才想出一個下流計策，竟用賂路，買通了我這同道中人蚌精兒，趁我不防，突然倒戈相向，這可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。這樣一來，我便吃了他們一個大虧。」

春瑛聽到這裡，到底是夫妻之情，不覺替他憤憤地說道：「天下唯有這等人沒天良，最是可殺！不曉這小妖兒投了那邊，可得了什麼好處沒有呢？」

誠夫見問，躊躇片刻，方笑道：「這等陰奸狠毒的東西，哪有什麼發跡之日？聽說現在被他們派在一個田螺精部下，名為修道，實在和奴僕牛馬一般，供他們驅使罷了。而且蚌螺同是水族，蚌的身份，究竟比螺要高些。他們偏偏把他派在螺精手下，這等糟蹋，也只有他這沒志氣的東西才受得住，要是換了稍有廉恥的，更不用人家虐待厚侮，只此以大事小的罪名，可就挨不得了。我從那年失敗之後，一路失風下來，當奉教主法旨，以我的運道太壞，囑我暫時養晦，並道：你的功行氣候，比現在海龍王高出幾倍，照理，這龍王之位原來屬於你。因你心氣太過高傲，為上帝所畏忌，諸仙所嫉妒，因此反被平和夫婦後來佔先，得了這個大位。現在他們子孫繁衍，把各大海洋都分封了四個兒子敖廣、敖閏、敖祥、敖貴。其它內地江湖，也派自己親族子孫把守。你這資高才大的先輩，反因失歡於上帝，把你當作罪人，甚至天下之大，四海之廣，沒有你存身之地。現在雖賴我的法力，暫在東海中匿跡潛蹤。將來被他們知道了，少不得還有一場干戈。我替你想來，也真太吃虧了。」

「所以我很想助你出頭，把你應得的地位占了過來。但須先從內河方面得一根據之地，查得錢塘江水勢雄偉，兩邊山高地狹，正是一個大好的發祥之地。而且從前被平和妻子鑽斷兩岸龍脈，從此真龍不得進來。又有一條鑽通的曲山路，可作秘密出入之道。你要舉大事，成大業，唯此最宜。囑我靜養一百午後，即從此水入手。我當遵旨，在海中躲過一百年，方跟隨師尊到了錢塘江頭，查勘了一回。巨耐又被他們知道，特派玄珠珠道前來海寧鎮守，又有什麼妖狐得道的慧通會同平和夫妻父子，大家幫著他定計將錢

塘江水，匯在海寧一處，幾次三番和我為難，使我輩無容身之地。他們又派重兵守住海寧。每逢潮汛時期，戒備比平時更嚴，弄得我進無可據，退難立足。那時我也恨到極處，想來想去，只有潛身登陸，隨時察看情況。遇到他們防務鬆懈之時，還可乘勢而起，使我平生的法力，可以吸盡東海之水，將海寧附近千里之內房舍人民，悉行淹沒起來，便可成一洪水，北通長江，東連東海，從此與平和爭衡，正是遁退戰守的好方法。想定主意，對教主說了。教主卻非常謹慎，勸我慎重行事。我說：『人家太欺侮我們。弟子此計，志在必行。師尊囑我慎重，自當凜遵。至於攔阻我行事，卻是萬萬不從。』師尊也沒說什麼。我就化了人身，來到杭州。這便是我未曾見你以前的歷史。」

春瑛此時和他說話多了，覺得這個蛟龍丈夫也還藹然可親，把畏懼之心又減去一半。聽他說到這裡，不覺吐舌一笑，說道：「那還算是我的運氣。假如那年不肯嫁你，將來你要作起法來，豈非玉石俱碎，同歸於盡麼？」誠夫聽了，大笑道：「天下事，離不開的是天定的緣份。你我有緣相會，配成伉儷，焉有不能嫁我之理？這卻慢說，我再把話說完了。我不是對你說過，我教中仙人得道，大都要在人間娶妻生子，了卻一重俗緣，再藉調劑陰陽之功，制煉丹藥，服之可以昇天。我想，橫豎一時找不到舉事的機會，身子閒在這裡，落得把這重俗緣了結一下。湊巧我師尊也用劍光寄來法旨，說我的俗緣應在某處某姓人家的女子，今年剛二□五歲。妹妹聽著，師尊法旨所說之人，就是你的姓氏。我那時卻很詫異，怎麼念頭剛轉，就有這等巧事？從此益發可見是良緣有定，連我這娶妻一念，也無非是應順天人，莫之為而為的一件事情罷了。」

春瑛聽到這句，因問：「你一住多年，並無何種動作。大概是那邊防守嚴密，一時不得下手，可是麼？」誠夫點頭道：「怎麼不是，倒瞧不出這玄珠賊道，竟有那樣本領。當我未曾來此之前，還有一個同道，不奉法旨，私人錢塘江察勘形勢，不是就被慧通那廝驅逐了去。這位同志也太愛繁華，無緣無故又跑去凡間帝皇身邊，做起什麼官來。後來被玄珠曉得，終於趕去，取了他的性命。說起來，真使人萬分悲恨。後來師尊曉得了，說他不識時務，不待時機，冒失從事，該有此禍。又再三告誡我們，機會未到，不許輕舉妄動，蹈從前的覆轍，取殺身之橫禍。所以我此次入浙，非常小心，平時連大門都不敢出，也不敢胡亂和凡人往來，也是恐怕未曾舉事，先泄機謀之意啊！」

誠夫說到這裡，忽然頓足握拳，浩歎一聲，說道：「萬不料賢妻誤聽舅母之言，又會去東華老兒那邊求什麼鬼的簽兒。這就分明是自己送張供狀給人，說我家藏有你們的對頭咧。我便是你那對頭的妻子咧。唉，妹妹，這也不怪你多事，委實我的形跡可疑。假使你我換個轉兒，我做了你，也是要求神問卜，希望知道實在消息的。但是，唉，我這許多年潛身伏處、待勢守時的苦功，又完全全的破壞了。」說時，向著春瑛瞧瞧，只見他春山蹙蹙，秋水澄澄，更兼面紅耳赤，雙手捏得緊緊的，似乎無可容身，急得要哭出來的樣子。誠夫忙安慰他道：「賢妻快別這樣。我早就說過，這都是氣數所關，時機未至的緣故，原不和你相干的。況且方才聽你那幾句話，願意替我報仇雪恨，和我共生同死，我已心感激得了不得。即使真不幸，也是甘心瞑目的了。」說了這句，倒也傷心地落起淚來。春瑛卻伏在他的身上，嗚嗚咽咽，哭個不了。

誠夫勸慰了一會兒，勸得他止悲停淚。因要得春瑛做個助手，或留為將來保護兒女，雪憤報仇，誠夫便把許多法術傳授於他，命他念得極熟。又於晚間人靜之後，自己帶回四個孩子，在花園草地上，本人先顯個原形給他們看，然後唸唸有詞，在四個孩子的頸間一拍，四個孩子忽然都能騰空，立刻變成四條比較更小的蛟龍，在那空中往來飛舞，□分得趣。春瑛見了，先時還不免含有驚駭，後來也把膽子放大，動問誠夫：「孩子們既能騰雲變化，想來我也可以幻體飛行了？」

誠夫呵呵大笑道：「要是你無此本領，怎能算得仙緣？況且你我是多年的夫妻，得了我多少精氣。這等好處，比到相從修煉，好過□倍。你要不信，不妨也來試上一試。」說著，也便唸唸有詞，更不用手去拍他，只對他噓一口氣，喝聲起，春瑛便冉冉而起，高入雲霄。誠夫在下面戟指畫符，喝聲變，春瑛身不自主，立時變成一條蛟龍。心中明白，身子卻沒自主之權。誠夫怕他膽小，用手一招，將他放下地來，又在他身上一拍，馬上又變回原人。

誠夫又把吸水造霧之法，教給母子。究竟是血統相關，比平常不同，只略略教導，母子五人，便都完全領會。誠夫又從迎龍閣外，吸來一肚子江水，縱身入雲，向著下方打個噴嚏，下面便下了一陣大雨。跳下來，問他們：「可都明白了，都學會了。」一語未了，驀聽得半空中大喝一聲：「大膽妖蛟潛入內地，圖謀不軌，已屬罪不容誅，還敢煽誘婦女。就你這等行為，益發殺不可耍俺奉東華祖師法旨，拿你歸案懲辦。快快帶同兒女跪地受縛，或者還可原有一二。如敢頑抗，管叫你一個時辰內，闔家死個乾淨。」誠夫等聽了，都大吃一驚，仰面一看，只見一個年輕道人，手執寶劍，站定雲端。春瑛不覺大喊：「這便是我夢中所見的妖道。他自己說叫什麼鍾離權的，就是這人了。」誠夫聽說，勃然大怒，一蹶而上，直升半空，現出原形，向鍾離權迎頭就吞。未知鍾離權性命如何？卻看下回分解。